

中国文库

· 文学类 ·

中国鲁迅学通史
(下卷·一)

张梦阳 著



广东教育出版社

中国文库

文学类

中国鲁迅学通史

二十世纪中国一种精神文化现象的
宏观描述、微观透视与理性反思

(下卷一)

张梦阳 著

广东教育出版社

目录

微观透视

第十二章 “野草”丛中探哲学——《野草》学史	(3)
一、鲁迅的哲学都包括在《野草》里——20年代的 问世与最初的反响	(3)
二、直感性的评论与认识——30年代的研究	(16)
三、理论上的升华——40年代的研究	(27)
四、第一部《野草》研究专著——卫俊秀的 《鲁迅〈野草〉探索》	(44)
五、理性综合的新高度——50年代冯雪峰的 《论〈野草〉》	(53)
六、诗学特征的初步探究——王瑶的《论〈野草〉》	(63)
七、究竟有没有阴暗面——五六十年代的学术讨论 与其他成果	(68)
八、70年代的集大成之作——李何林的《鲁迅 〈野草〉注解》	(76)

九、80年代的勃兴——许杰、曾华鹏等的 《野草》研究著作	(80)
十、《野草》学形成的标志——孙玉石的《〈野草〉研究》 及《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	(106)
十一、比较研究的深广世界——吴小美的 《野草》研究	(117)
十二、哲学内涵的深入阐发——汪晖、王乾坤等 的《野草》研究论著	(137)
十三、研究视域的不断拓新——闵抗生等的其他 新成果和新视角	(145)
十四、来自域外的声音——国外《野草》研究论著 的翻译及其影响	(156)
十五、小结	(167)
第十三章 “镜子”面前悟“病根”——阿Q学史	(169)
一、阿Q出世即“照人”——问世的过程与20年代 的最初反响	(170)
二、主旨在于写灵魂——看看鲁迅自己怎么说	(174)
三、直觉基础上的阐发——二三十年代的进展	(176)
四、理论升华与新的视角——40年代的深化	(184)
五、给阿Q定阶级成分的闹剧——50年代初的 庸俗社会学倾向	(195)
六、阿Q是“思想性的典型”——50年代初冯雪峰的 “精神寄植说”	(200)

七、阿 Q 是精神胜利法的“共名”——50 年代中期 何其芳的“共名说”.....	(205)
八、阿 Q 是一个真实时代的社会典型——李希凡的 驳难与论争的继续.....	(208)
九、主要思想也就在批判“国民劣根性”——“文化 大革命”夹缝中李何林的观点	(213)
十、平庸的讨论与超越平庸的奇文——70 年代末 的复苏.....	(215)
十一、在理论高峰上对阿 Q 的审视——80 年代初期 陈涌的研究	(218)
十二、哲理和心理内涵的新方法阐释——吕俊华等人 对精神胜利法的探索.....	(223)
十三、从世界文学的广阔范畴进行观照——研究 视野的开放.....	(229)
十四、用系统方法分析阿 Q 性格——林兴宅的 系统论观点	(234)
十五、专门著作的系统研究——全面分析《阿 Q 正传》的专著	(238)
十六、历史经验的总结与反省——注重学术史的 研究	(241)
十七、广阔视野和深刻层面上的思考——八九十年代 之交的新趋向	(242)

十八、跨学科的多向延伸——90年代以后的拓展	
与深化	(250)
十九、小结	(266)
第十四章 狂人“疯语”听真音——狂人学史	(269)
一、五四文化革命的第一声春雷——狂人的诞生与 最初的震撼	(269)
二、对狂人的感性认识——三四十年代的评论 与研究	(272)
三、“人的发现”与狂人属性——五六十年代的进展	(274)
四、对狂人形象的再认识——70年代末的提高	(284)
五、狂人形象属性与创作方法问题的再探究 ——80年代的探讨	(290)
六、在细读中深化对狂人形象的阐释——90年代 以后的掘进	(314)
七、小结	(326)
第十五章 “油滑之处”显真谛——《故事新编》学史	(333)
一、“油滑之处”骇世俗——创作过程与研究缘起	(334)
二、“油滑之处”起纷争——鲁迅逝世后三四十年代 的研究	(341)
三、认定“油滑”为“缺点”——50年代的论争与 60年代的深化	(350)
四、对“油滑”的再认识——新时期的发展与突破	(364)

五、思维方式转换与解读多层面化后的“油滑”观	
——90年代以后的新观照	(380)
六、在多重文化视野中见出“油滑”之真谛——郑家建	
的《被照亮的世界——〈故事新编〉诗学研究》.....	(401)
七、小结	(405)
第十六章 探索中国的“人史”——杂文学史	(407)
一、一种现代特殊文体的诞生——1919年至1927年	
的发轫	(407)
二、从初步争论到理论总结——1928年至1933年	
7月的奠基	(414)
三、在论争中升华——1933年7月至1936年	
的充实.....	(423)
四、在缅怀中反思——鲁迅逝世至1939年底	
的积淀	(438)
五、巴人的溯源与学术上的提高——40年代	
的发展	(450)
六、时代的局限与对艺术特征的开掘——1950年	
至1956年的进程	(469)
七、挫折与迂回——1957年至1965年的曲折.....	(476)
八、极端化的恶果与夹缝中的挣扎——1966年至	
1976年的教训	(486)

九、学术研究的复兴与刘再复的“社会相”类型形象论	
——1976年至1981年的进展	(490)
十、文学属性的再认识与“人史”内涵的确认	
——80年代的思想深化	(507)
十一、五本鲁迅杂文综合研究专著及其他著述	
——80年代的论著丰收	(515)
十二、诗学领域的细致开掘——90年代以后	
的深入	(530)
十三、小结	(540)

理性反思

第十七章 阐释世界的鲁迅世界	(553)
一、阐释基点与契合形态	(553)
二、阐释饱和与视角转换	(559)
三、归元阐释与哲学意味	(563)
四、鲁迅本体与鲁迅映象	(565)
五、阐释世界的鲁迅世界	(570)
第十八章 鲁迅研究中的学术哲学问题	(573)
一、认知逻辑问题	(574)
二、主客融合问题	(579)
三、哲学追根问题	(582)
四、学术范式问题	(587)

五、必要张力问题	(589)
六、思维方式问题	(591)
七、鲁迅认识史上的“知性”问题	(594)
第十九章 鲁迅学与20世纪中国的精神解放	(597)
一、鲁迅的思想本质——对中国人精神的深刻反思	(598)
二、鲁迅学的精要——对鲁迅的反思进行再反思	(613)
三、抓住精要，推动精神解放	(631)
第二十章 鲁迅学与20世纪中国的思维变革	(643)
一、鲁迅——20世纪中国思维变革的伟大推动者	(645)
二、20世纪中国鲁迅学的八个思维期	(661)
三、中国鲁迅学开放思维期的主要方面及其局限	(681)
第二十一章 结语：21世纪中国鲁迅学前景的展望	(699)
一、新生代的崛起	(699)
二、新著作的走向	(708)
三、新传记的设想	(717)
四、“千年意识”与21世纪	(730)
五、知性问题与理性整合	(734)
六、可能出现的“颠覆”	(736)
七、切实的工作是科学诠释	(738)
代跋一 对史实学者的特别敬意	(745)

代跋二 大荒原上追“过客”——为什么陪鲁迅 一辈子	(753)
附录一 平和 学理 超脱——就《中国鲁迅学通史》的 写作答《北京日报》编辑问	(773)
附录二 通合学初论	(777)
一、“通”的释义	(777)
二、“合”的释义	(779)
三、通合学的形成与要义	(781)
四、通合学与鲁迅学	(783)
后记 又是一年秋风劲	(787)
主要参考书目	(793)

微 观 透 视

微观 透视



第十二章

“野草”丛中探哲学
——《野草》学史

《野草》是鲁迅最特异、最深邃也最复杂的作品。文本虽薄，意蕴无穷，以极富独创性的艺术形式表现了鲁迅自己的独特哲学，是了解鲁迅心灵深层世界的窗口，透视鲁迅学博大体系的聚焦镜头。因而自《野草》问世的七十余年以来，研究论著层出不穷，学术论争始终不止，已经形成了一门底蕴深厚、意味隽永的《野草》学。《野草》学当列中国鲁迅学分支学的首位。回顾和梳理《野草》学史，是《中国鲁迅学通史》微观透视的核心任务。

一、鲁迅的哲学都包括在《野草》里——20年代的问世与最初的反响

1924年9月15日深夜，在宫门口西三条新居号称“老虎尾巴”的工作室兼卧室里，鲁迅写下了《野草》的第一篇散文诗《秋夜》。

这间工作室是在北屋后面搭出的一间平顶的灰棚，北窗满嵌玻璃，白天光线充足，晚上可以眺望夜空和后园的枣树以及花草虫鸟。这就是《秋夜》中所写的：“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奇怪而高”的“夜的天空”，“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哇的一声，夜游

的恶鸟飞过了。”“后窗的玻璃上丁丁地响，还有许多小飞虫乱撞。”……

这篇《秋夜》于1924年12月1日刊登在《语丝》周刊第3期上，总题《野草》，标号为一。后来鲁迅陆续以《野草》为总题进行写作，都在《语丝》杂志上发表。到1926年4月10日止，一共写了23篇，除了后两篇之外，都是在这间“老虎尾巴”写就的。最后一篇《一觉》虽然不是在这里写的，文中也提到了这间“四方的小书斋”，说自己逃避空袭的间隙回到这里整理青年作者的文稿，感到“依然是所谓‘窗明几净’”，充满了依恋。

这处《野草》的诞生地是温馨而又简素的。一张板床，一张书桌，一把藤椅，桌上一盏中号高脚玻璃煤油灯，床头一个存放杂物的白箱。迎面墙上左首挂着司徒乔画的炭笔速写《五个警察和一个O》（O指孕妇），右首挂着藤野先生的一幅照片。许广平回忆《野草》产生过程时曾这样写道：“因为工作繁忙和来客的不限制，鲁迅生活是起居无时的。大概在北京时平均每天到夜里10—12时客散。之后，如果没有什么急待准备的工作，稍稍休息，看看书，2时左右就入睡两三小时，衣裳不脱，甚至盖被不用。就这样，像兵士伏在战壕休息一下一样，又像北京话的‘打一个盹’，翻个身醒了，抽一支烟，起来泡杯清茶，有糖果点心呢，也许多少吃些，又写作了。《野草》，大部分是在这个时候产生出来的。”^①又据许羡苏回忆：鲁迅“打腹稿的习惯是喜欢斜躺在自己的铺板上，常常看到他手上拿着纸烟，头靠住白箱的一边，独自沉思。写作的时候则一定得坐在藤椅上”^②。

^① 景宋：《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见《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2卷，1137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② 许羡苏：《回忆鲁迅先生》，载《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

《野草》有 9 篇直接写梦，而其他篇章其实也是梦的结晶，是在“老虎尾巴”这个梦幻书屋里产生的艺术与哲学的完美结合。鲁迅就是在当时“实在黑暗得可以”的军阀统治的社会现实里，在《新青年》团体散掉之后的思路自由却又不知新的战友在哪里的彷徨心境中，在被周作人夫妇逐出，流离失所、病愤交加将近一年终于有了自己的独立新居之后，在温暖洁净而又孤独压抑的小书斋中，苦苦写作了寄托自己全部哲学的《野草》。如果不是在黑暗的现实里，而是生活在民主、幸福的社会；不是在团体散掉、自由散淡的精神环境中，而是在组织严密、集体行动、理论束缚过死的条件下；不是在“老虎尾巴”这个独处的小屋内，而是仍在八道湾那种纷扰的大家庭中；不是在深夜时分、孤独一人的性压抑之下，而是在温馨香暖、夫妻恩爱之中，是绝对不会产生《野草》的。

1927 年 4 月 26 日，鲁迅在广州白云楼上编辑《野草》，并在“四一二”大屠杀的血雨腥风中加写了《题辞》，由北新书局于 1927 年 7 月作为《乌合丛书》之一出版。这本“空前绝后”、独放异彩的《野草》就这样问世了。

《野草》在《语丝》周刊陆续发表的过程中，就已引起社会的反响。

最早见诸文字的反响是章衣萍的《古庙杂谈(五)》(1925 年 3 月 31 日《京报副刊》，后收入《古庙集》，北新书局 1929 年 6 月版)。这时鲁迅已经发表了《野草》中《秋夜》到《过客》的 11 篇作品。章衣萍在文章中说鲁迅后园里养着三只鸡，时常争斗。一天，他对鲁迅先生说：“鸡们斗起来了。”鲁迅先生答道：“这种争斗我也看得够了，由他去吧！”于是章衣萍发了这样一段议论：

“由他去罢！”是鲁迅先生对于一切无聊行为的愤慨态度。我却不能这样，我不能瞧着鸡们的争斗，因为“我不愿意！”

其实“不愿意”也是鲁迅先生对于一切无聊行为的反抗态度。《野草》上明确的说着，然而人们都说“不懂得”。

我也不敢真说懂得，对于鲁迅先生的《野草》。鲁迅先生自己却明白的告诉过我，他的哲学都包括在他的《野草》里面。

这一段记述，特别是鲁迅说“他的哲学都包括在他的《野草》里面”一语，后来成为了《野草》研究的必引之语。章衣萍与鲁迅过从甚密，文章又是在当时发表的，应该说是可靠的。这说明鲁迅在《野草》创作过程中是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哲学贯注其中的，因而探讨和挖掘《野草》内蕴的哲学、产生的根源及其艺术表现方式的独特性也就必然成为《野草》研究的核心目标。“由她去罢！”是《我的失恋》结尾点题的一句，“不愿意”是《影的告别》中多次反复的话语，都表现了鲁迅对待无聊行为的一种愤慨与反抗的态度，也是鲁迅哲学的一个方面。然而当时人们都说“不懂得”，这也是情有可原的。至今《野草》已经问世七十余年，研究也已同步进行了相等的年头，不知消耗了多少学术精英宝贵的脑汁，仍然有许多读不懂的地方，何况是刚刚发表的时候了。

1925年11月16日《语丝》第53期，有一篇署名春台的文章《萤火》，其中的一段话对理解《野草》有益：

鲁迅先生是随时随地尽力鼓励青年的，从他的谈话与文

字我得到极大的鞭策，使我不敢颓唐。自从他要我将第一本书《山野掇拾》付印以后，我之欲不使他对我失望而奋勉似乎更甚于为我自己了。我想于修养身体以外，为我自己更为鲁迅先生勉励我之故，竭力工作……

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不仅自己没有失望，而且还在随时随地鼓励着青年，使得青年们为了不使他失望而不断奋勉地工作。

最早透露《野草》写作内情的是章衣萍，而最早对《野草》作出总体评价则是高长虹。

1926年10月10日，高长虹在上海出版的《狂飙》周刊第1期上发表了《走到出版界——写给〈彷徨〉》。文中谈到了《野草》：

我初次同鲁迅见面的时候，我正在老《狂飙》周刊上发表《幻想与做梦》，他在《语丝》上发表他的《野草》。他说：“《幻想与做梦》光明得多了！”但我以为《野草》是深刻。他说了他像他所译述的 Cupric 的一篇小说的主人翁，是一个在明暗之间的彷徨者。我没有看见那篇小说，但《野草》的第二篇《影的告别》便表现得很明白。虽然也可以说是年龄的关系吧，但我以为时代或者是较真实的原因呢。在去年的一年间，鲁迅显然是一個战士了，彷徨的分子似乎已减少，而光明加多了，虽然在较深刻的意义上人生怕是永远在明暗之间吧！

现在以《彷徨》之名而行世的这本小说集，其中如《孤独者》、《伤逝》两篇，似乎已闪出无名的、意外的期待，却终于写出更大的破灭与绝叫，且终于写出更深刻而悲哀的彷徨，则作者终是在较深刻的意义上而生活而创作呢，也还终